

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

「科學月刊」創辦人 林孝信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

一、前言

知識是人類理解外在世界，並且用以造福人群的工具，西方世界從文藝復興之後，人們逐漸擺脫了宗教神權的枷鎖，接續上古希臘重視知識的傳統。培根（Bacon, Francis）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或權力）」，充分說明知識的重要性已經開始被西方世界所認識到了。

知識雖然是造福人群的工具，但是同時也是維護既有社會體制的媒介。知識最主要的傳承場所——大學，從西方中世紀設立以來，便與保守的社會力量密切地結合在一起。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大學一方面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柱，同時又是保留既有文化、鞏固現存政治與社會制度的主要保守力量，可見知識的雙重角色。

知識的雙重角色，使得知識的解放，成為人們關切的問題。特別在教育上，如何傳授與生產「解放的知識」，是今日教育界迫切的重大課題。

本文旨在討論在成人教育中，知識解放如何可能，並且結合到目前臺灣正蓬勃發展的社區大學的情況，探討知識解放在今日臺灣的現實意義。

二、知識與知識解放

從哥白尼到牛頓的科學革命，人們充分發現知識的威力。十八世紀歐洲各國因而紛紛廣設科學院，積極提倡科學的研究。進入十九世紀，普魯思的琿伯特（Von Humboldt）在創立柏林大學時，把科學以及其他知識的研究納入大學教育中，開啟了十九世紀德國學術研究的蓬勃局面。知識的生產進入飛快的階段，今日人們經常論及的「知識爆炸」，實源於琿伯特的創舉。

「知識爆炸」雖然造福人類至鉅，卻也使知識愈來愈與平常人脫節，而成為少數知識精英的專利品。多數人無法欣賞或是掌握大部分的知識。知識對於他們而言，不僅深不可測，甚至是一種被壓迫的根源。在科學昌明、知識爆炸的時代，卻產生了許多「科學文盲（Scientific Illiteracy）」、「知識文盲（Knowledge Illiteracy）」的現象。尤有甚者，知識由於變成少數知識精英所掌控，成了社會一部分人牟取私利，控制他人的工具，形成維繫不平等社會體系的保守力量。一種原本為了造福多數人的人類文明產品，卻變成少數人的私產。「知識」辯證地從造福人類昇化成為控制人類的對立物。

要免於「知識」的這種昇化，「知識解放」開始被提倡，成為一些具有反省、批判能力社會學家與教育家的關心題材。這其中，成人教育是這些關心「知識解

放」人士最重視的場域。

「知識解放」的提倡，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社區工作者、社會運動家以及社會革命者。這些人有志於社會的改造。她／他們強烈地認為現存的社會制度是不合理的、不正義的、甚至是壓迫的。而這些人發現，造成這些不合理、不正義以及壓迫的來源之中，知識的精英化或壟斷化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她／他們提倡知識解放，改革教育體制，使其能夠合乎社會正義，幫助弱勢者或被壓迫者的覺醒與團結，從而使這些弱勢者與被壓迫者得以行動起來，達到社會改造的目標。對這些社會改造者而言，知識解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知識解放能夠讓弱勢者與被壓迫者自覺起來，建立主體性，達到社會改造的目的；同時知識解放也有助於改造運動本身的推行。

不論是基於知識昇化的糾正，或是基於社會改造的需要，知識的解放都是重要的課題。另一方面，展望二十一世紀知識社會的來臨，知識爆炸與社會改造都還是人類尚待解決的嚴重問題。因此，在這世紀之交，探討知識解放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成人教育的精神

成人教育的興起，可以追溯自十九世紀中葉。當時知識已經被大量地生產，有限的學校教育已經不足以包括日益不斷地更新的大量知識；而資本主義工業化使生產技術與社會關係複雜化，更使教育不再專屬於少數精英而必需成為多數工作者所享有，終身性的成人教育開始受到教育家與社會改造者的注意。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成人教育的蓬勃時期。特別是在美國，杜威（John Dewey）與林德曼（Eduard Lindemans）不僅積極從事成人教育的推動，而且為終身學習與成人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們的努力與理論，其影響延伸到世界各地。例如，他們對終身學習的名言，Education is Life，曾經被胡適介紹到中國。「教育即生活」成了當時中國社會與教育界的口號。

近三十年來，成人教育理論與實踐以巴西 Paulo Freire 的工作最具影響。Freire 強調對話（Dialogue）教學法的重要，師、生在教學過程中應當處於平等地位來對話，才是有效的學習方式。這種學習方式特別適用在成人教育中。因為成人教育的特點或長處之一，在於成人已經有豐富的社會經驗知識，比起教師的課本知識各有千秋。成人教育的教學過程，應當吸取學員的這個長處。因此，成人教育特別要強調師生平等對話的機制。

另外，Freire 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在使學員自覺而具有改造社會能力，此即 Freire 一再強調的 Empowerment 的觀念。這個與以幫助學員發揮其潛能，以便在未來人生生涯中立於有利地位的自由主義教育思潮大不相同。這種思潮卻與知識解放的理念十分接近。

從上述成人教育理念的發展，我們看到成人教育不僅作為體制內學校教育的延伸，而且拓展了教育的範圍，使得體制內學校教育日益僵化，日益與社會改造

相背離的情況得到補充與糾正。我們甚至可以說，由於體制內大學教育日益象牙塔化，大學教育原具有改造社會的作用日益被引導到純然地以壟斷化的專業知識來提高生產力及和諧化社會的紛爭的方向，從而知識日益地用來延續既有不合理社會關係。除非體制內高等教育能夠作根本的革新，否則知識解放與 Empowerment 這些教育目標將與體制教育漸行漸遠，從而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就更加凸顯。

四、知識解放與成人教育

Freire 的教育理念契合了知識解放的目標，但這並不表示知識解放只是 Freire 這一派教育學者的主張。我們已經論述過，體制化學校教育將日益象牙塔化，從而與知識解放的目標漸行漸遠。因此，要保有教育基本理念，體制外的教育方式不僅是要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成人教育是非體制化非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方式。它雖然是以終身學習為主要標的，但成人學習具有如下兩個學校教育較欠缺的特色，而使得成人教育中容易達到知識解放的目的。根據 S. Brookfield 等學者的分析，成人學習具有如下兩個特色：

1. 成人對於學習的目標或方向具有自主性。她／他們知道要學什麼，以及為何要學。因此，他們對學習抱持主動積極的態度，不像一般未成年的學校教育（包括正規大學），學生多是「被安排」去上學，在學習態度上便顯得被動；
2. 成人已有的社會經驗是學習的一個資源。書本的知識常受到學員過去經驗知識的檢驗與互動，知識將不再是象牙塔式的。更且，學員的社會經驗往往會反映她／他們的政、經地位，學員得到的知識比較能反映對社會體制的觀照，從而使知識能夠與社會改造發生關連，而學員也比較可能認同社會改造的理念並且身體力行地從事社會實踐。

當然，成人教育的這兩個特點，並不排斥學校體制教育也具有知識解放的作用。我們甚至更期待學校教育都具有這樣的作用。畢竟，知識的解放，社會的改造與進步，是教育的共同目標，而不應是成為某類教育的專制品。然而，鑑於目下正規高等教育知識的日益專精化與壟斷化，加上一般大學生缺乏社會經驗與了解，而且畢業後往往成為既得利益的社會精英，我們很難期待體制化學校教育能夠承擔解放知識的目標。

五、台灣社區大學的意義：

從 1998 年興起的社區大學，其理念正與前述當代成人教育的目標一致。事實上，知識解放，正是目前台灣各社區大學共同追求的目標。社區大學不僅具有這些理念，對於達到這些目標也具有比較有利的條件。因為台灣各社區大學的學員，多數屬於成年人，且有相當豐富的社會經驗，是名符其實

的成人教育。社區大學的學員，也多體認終身學習的意義，而非僅為了取得一技之長。

這些有利的條件並不能保證知識解放的目標就必然地會在台灣各社區各大學實現。除了理念與現實必然有落差等因素之外，台灣各社區大學在達到知識解放的目的前，會受到至少下列幾項挑戰：

1. 來自師資方面：社區大學在台灣是個全新的教育機構，沒有人有教過這類大學的經驗。Freire 的 Dialogue 教學法在台灣還是相當新的東西。
2. 來自社會意識方面：台灣的社會思想家或學者很少對台灣資本主義體系進行深入的反思與批判。因此，與其他國家不同地，台灣資本主義體制需待改造之處尚不為社會大眾所了解。社會意識普遍地存在於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境界。人們對於各種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多半諉諸天命或自覺無力感。要教育學員達到 Empowerment 的地步，得先有人深刻地分析社會體系中待改進之處。
3. 來自知識本身方面：知識的解放，並不意味著對高深知識的揚棄。社區大學或許不是要成為生產新知識的研究型大學，但決不是要否認知識（包括高深知識）的重要。但如何將這些高深知識從少數專家學者中解放出來，則是一個高難度的問題，是全世界致力知識解放的教育家所共同面臨的挑戰。

六、結論

把知識從象牙塔中解放出來，成為社會上人人都可理解與享受，並且讓知識不僅用來充實個人、發展潛能，而且成為社會改造的工具，這樣的「知識解放」，正是教育的基本目標。

成人教育，由於它獨有的特色，傳統上具有知識解放的成份。在正規學校日益象牙塔化、精英化之際，成人教育更凸顯其重要性。

台灣近年發展出來的社區大學體系，本質上正是一種成人學習的高等教育機構，雖有許多挑戰，卻值得耕耘。